**《流浪者》**

　　拉兹：

　　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得到说话的权利，这是我成了杀人犯才得到的。如果你们早一点听到我的话，也许我今天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！丽达极力想从绞架上把我救下来，她对各位讲了我一生的遭遇，各位现在已经彻底地了解我啦。我承认我是流浪儿，是贱人，是罪犯，总而言之我是个坏人！我这一生做了很多犯法的事情，我现在不想再为自己做什么辩护，只有等待判决。你们有权利判处我任何刑法......但是你们判处我一个人就能够拯救那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，不再遭到象我这样的悲惨的命运吗？我贫穷，饥饿逼得我受苦受侮辱！象我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！现在你们不要为我想，你们想想这些孩子！想想贫民窟里的那些孩子，你们要想想你们的孩子，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将来成为罪犯和我一样站在被告席上受审！

**《麦克白斯》之二**

　　麦克白斯夫人：

　　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，只是醉后的妄想吗？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，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，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？从这一刻起，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。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？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，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，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，让“我不敢”永远跟随在“我想要”的后面吗？......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？是男子汉就应当敢做敢为；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，那才更是一个男子汉。那时候，无论时间和地点都不曾给你下手的方便，可是你却居然决意要实现你的愿望；现在你有了大好的机会，你又失去勇气了。我曾经哺乳过婴孩，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；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，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，把他的脑袋砸碎，要是我也像你一样，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。

　　麦：

　　假如我们失败了——

　　麦克白斯夫人：

　　我们失败！只要你集中你的全副勇气，我们决不会失败。邓肯赶了这一天辛苦的路程，一定睡得很熟；我再去陪他那两个侍卫饮酒作乐，灌得他们头脑昏沉、记忆化成一阵烟雾；等他们烂醉如泥，像死猪一样睡去以后.我们不就可以把那毫无防卫的邓肯随意摆布了吗？我们不是可以把这一件重大的谋杀罪案，推在他的酒醉的侍卫身上吗？待他的死讯传出以后，我们就假意装出号啕痛苦的样子，这样还有谁敢不相信？

**《麦克白斯》之一**

　　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，那么还是快一点干；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，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，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；要是这一刀砍下去，就可以完成一切、终结一切、解决一切——在这人世上，仅仅在这人世上，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；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。可是在这种事情上，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；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，教会别人杀人，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；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，结果也会自己饮鸩而死，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。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：第一，我是他的亲戚，又是他的臣子，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；第二，我是他的主人，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，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？而且，这个邓肯秉性仁慈，处理国政，从来没有过失，要是把他杀死了，他的生前的美德，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，向世人昭婴，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，使眼泪淹没叹息。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，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，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我的决心已定，我要用全身的力量，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。去，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；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......我去，就这么干；钟声在招引我。邓肯，这是召唤你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丧钟。

**《奇迹》**

　　郭振华：

　　你们想一想，每天打打杀杀的不烦吗？这次可能是你们一生之中唯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！你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帮玫瑰夫人。你们想一想，等你们老了之后，你们的子孙问你们，爸，你们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可以引以为荣的，你们怎么回答？啊！难道告诉他们，你是黑社会、开妓院、收保护费、开赌场、放高利贷？好意思说吗？这一件事，可能是你唯一好意思说的！

**《悭吝人》**

　　阿巴公：(嘴里喊着“捉贼”从花园出来，帽子也没有了)。

　　捉贼！捉贼！抓凶手啊！抓杀人犯犯！法官啊，公道的老天爷！我完蛋了，我被人暗杀了，我的脖子让人割断啦，我的钱叫人偷走啦！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啊！我的钱怎么样啦！它在哪儿啦？它躲在哪儿？我得怎么办才能把它找回来呢？我向哪儿去追好啊？我不向哪儿追才好啊？它没在那儿吗？这是谁？快抓住他。还我的钱吧，混蛋......(他一把抓住了自己的胳膊)啊！原来是我自己：我的脑子都昏了，我不知道我在哪？我是谁，我在干什么啦！哎哟！我那可怜的钱啊！我那可怜的钱啊，我亲爱的朋友啊！他们硬从我手里把你给抢走啦，你一被人抢走，我的依靠，我的安慰、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，我算是整个完蛋了，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？没有了你，我就活不了啦。我实在受不了啦，我要死，我死啦，我已经咽气了，我入土了。啊呀！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肯把我救活吗？只要把我亲爱的钱还给我，或者告诉我是谁偷了去的，就算把我救啦。喂！你说什么？原来并没有人。不管是谁下的手，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早把机会琢磨好了的；他们恰恰是拣我跟我那个吃里扒外的儿子谈话的时候。咱们出去吧。我要到法庭去报告，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：女仆、男仆、儿子、闺女，全得审，连我也得审。这儿怎么聚了这么多的人啊！所有的人不管谁我瞧着都可疑，都象偷我钱的贼。你们在那儿谈论什么呢？谈论偷我的那个贼吗？上边怎么嚷嚷得这么凶啊？莫非偷我的.就在那里吗？慈悲慈悲吧！谁要是知道我那个贼的下落，我哀求你们赶快告诉我哩。他没躲在你们当中吗？大家都拿眼睛盯着我，都笑了。瞧吧，偷我的这一案里，他们必定都有份。你们快来吧，调查员呀，法警呀，审判官呀，快来吧！拷问的刑具呀，绞架呀，刽子手呀，全拿来吧！我要请求把所有的人都给绞死；如果我不能把我的钱重新找回来，我自己也得去上吊。